

書

東坡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荅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細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懷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
太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
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
要易行者日夜
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
根本立矣此後
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
廢矣此書到日
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
詩文皆超然勝
絕壘壘為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
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唯恐舉不可必竊
為君謀宜多著
書如所示論矣及盜賊以等數篇但似
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
一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
用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
虛不離口筆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聞須其
子履中哀詞載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
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
切復寥寥多言
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
憂之但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
四千五百錢斷
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
取一塊即散去
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
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書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宵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徃徃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楫橘枳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真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若其死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勿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答李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徃徃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季手被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
不勝若更反覆奉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
軼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社
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非
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赴 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
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
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
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
與軼言瀘州事所以致用望乞 作過如此者皆

條理可聽然昏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
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
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軼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
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
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今歲
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
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
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
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
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脅齒之巨又觀畏而心

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人半叱殺害兵官王宣等十
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
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共勢必不能
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
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
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尸老弱而厚
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
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
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
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
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
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
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
往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
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
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
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
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

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徭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工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國晏州六

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指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
以降如其未也則乞 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漢兵
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
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斂
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
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
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
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
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
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所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蝥蝱也克之
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
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
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
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
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
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
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追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數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遂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執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詭病也和荆公見編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使蒙邱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

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
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
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
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
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
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
居熱甚幸如不謹執頓首再拜

荅陳師仲書一首

執頓首再拜 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景表在徐州得一再
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

欣朝夕相從適會以併偶有相聞及若遠不復往來
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可與哉知彼此有
以相照已而執又負罪遠竄流離異國益不復相聞
今者蒙書教累指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若知足下釋
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思罪後誰平且厚
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能與人之心思可及讀
所惠詩文不數篇輒附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
可以世俗起全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
皆歸合於大道執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
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

論他人及元元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蔽守憊窮人
所從來尚矣而於軾時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
憊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曰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
在所用而已不彙于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
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
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
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
戲之性命自予有美則食之何與此事今復以此戲
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
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起然黃樓集爲賜

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
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剛大
其不公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
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
曾到以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
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嘗復縱游如軾在被
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
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
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悞疾自重不宣

執頭首再拜

荅畢仲舉書一首

執啓奉列忽十餘年曷替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述杜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一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失者定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瀟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不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類蠟之語晚食以當肉
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
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
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
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
無盜然然愈於不去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
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
類蠟之語晚食以當肉
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
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
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
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
無盜然然愈於不去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
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
君所行於佛書者米何耶爲出生死起三乘遂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若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
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
安穩無病羸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
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凡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
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之兒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而已

與朱邠州書一首

軾啓遠濶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
昌寄屠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
不下念非再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
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遇此輒
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繇夫初生輒以冷
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日背而以手按之水
盆中呻吟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
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恐母子皆
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述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
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
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小
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
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
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
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率
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
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凡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役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嘗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
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
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况於人俗謂
小兒病爲無辜以真可謂無辜矣悍老殺人猶不死
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也爲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
年民多弃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
身以收養弃兒凡六斗比其年養者與兒皆有父
母愛遂不失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
耳情深契效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
宣軾再拜

荅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五日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問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詞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屢茲春和楚居何似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大虛張耒文潛之流皆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若挾其有餘之資而驚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必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寧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張張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一于老每有書來亦以一二見教想時
相從有以發明王中兄弟得相依甚上子敏雖失
解乃得久處左右心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土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
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
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
惘惟順時自愛謹奉一啓爲謝不宣軾再拜

答李廌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初後逝中得二書皆未采答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述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控其所至霜降水落日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以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土心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敢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以周孔譽已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知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此者元稹讀其詩知其為
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一一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不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公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心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一首

頌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八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山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童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輔如毛氏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妻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縷

荅毛滂書一首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
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友可與

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並聞唯名
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
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
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
特先識之年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
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
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
軾事焉是既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
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憲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
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
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
得也逐之而不可
汝記之不亦大感
其與是奚辨若是
可也雖為居室而
也風起於蒼茫之
虛徐演漾以汎汝
凡而觀之其亦有
不勞形生於所遇
之

一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
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
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
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
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
之軒憲欄楯幔帷而不去也
待乎力生於所敷而不自為力故
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
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
公得禾以名其書
名其子其喜之大
之明年始治官舍
種樹以為休息之
占為有年既而彌
乃雨甲子又雨民
吏相與慶於庭商
憂者以樂病者以
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
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
初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
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休於野
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肯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
為功歸之太空太空曰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
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
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知官府如廟觀如
數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
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

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
以為有尺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
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
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

則躁否則

情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
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
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
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晚晚者而安植
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
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以藜者難於食藜

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
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
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
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
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是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遠
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

紫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有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地施袒裸雪霜或判割屠膾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中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瘁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弃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後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矧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搆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戒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澆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其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圖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考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類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
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
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故
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
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
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
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
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
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 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
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
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
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
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
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
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莫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上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括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煖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

死如是而孳拳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迢迢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道大水上市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廉勸分躬自撙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僮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虛而待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無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八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一久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為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

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沿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字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
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
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聞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
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滿庫而井高水行地中
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
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轉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
使滌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有鑄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鬻正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
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
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數而

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
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
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
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
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
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
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
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
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
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
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
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
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秝稻以為酒麩葉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

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
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
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
所嘔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歷官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
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
以一二數而日月是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
佛者亦然齋戒禪律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
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

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十
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日造
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病已而力不給
則縮衣節食三十餘年針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
尺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
告東南之士美善佛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
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士以欺佛者故為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
者也餽糟啜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詞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詞福夫求旤
而詞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茨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及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

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逝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昧我職其著各率爾思神不汝棄西山之泉言採其
蔬跪以薦神其祀之

醉白堂記 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室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詠白堂之詠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以若天下之上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執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哀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以彼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一也然其憂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天治然
將歸之於家而天下不以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
有羨於樂天無是怪也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
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
不可欺者矣文我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
以爲功急賢才憂勇猛而士不知其惡殺伐果敢而
六軍安之四夷入聲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
安危此公之所責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
時退居十有三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

范之樂府有餘高唐有餘泉而家有聲後之季此樂
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特推其同者而自詡焉方其寓形於
一醉也齊得喪忘是非福沒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
與造物者遊非獨目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
已也辱其氣名也棄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
感以孔子之至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
不亦遠矣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苟有耻心焉減式

行自以為聖自以為司馬長卿自以為相文
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無莫之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
子忠老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以葬忠老以告
軾以為墓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此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欬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效不已暴然其蓋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投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啄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幸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遊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天參
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屢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八相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苦以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遊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有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曰天馬吾為膠西
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即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知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
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
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而放于九仙北
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
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質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
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
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
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
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
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
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
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
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
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
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
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
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未
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
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寶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
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
忌相玄之走桐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
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
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
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壁之煙雲之過眼百鳥
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
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耐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
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
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
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請遠景樓者雖想見其爽

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若老昔人豈第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勉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秦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一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得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欲以腐壞轉以私付不敢擅身一椽此何義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貴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月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撰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年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作漁父盜跖佞蕩以誣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其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明者難之其傑陳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傑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誣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誣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為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推而財財而誰與居大白若壽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

有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乎席矣去其讓
士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造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
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靡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之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僊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濱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之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
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

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
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
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宰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所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旋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呀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共六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休其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服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真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恃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栢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栢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默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

搏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亦
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搏乎況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具玉乎使醜而無知也余雖鼓琴
而歌可也使醜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然而歎乃歌曰相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
石不磨兮相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
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
適王適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安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陔曰蒼莽行者勤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豈一有京洛之態葦
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
可以飽鄰里魚鼈等茹可以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
城移守吳興由宋於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與叩門見
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
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

此園作藺阜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各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璧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鄉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其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跽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夙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勻凋腹地蚶以

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執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迹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下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之天子之託於新竹也而予以爲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亦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鞭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必迹在彭城可往求之鞭村嘗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得一畝鴉路縮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縮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頭得此縮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
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
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
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介斧何曾赦
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曾中與可是
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
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
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音曹
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腦一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詩

書